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蒙引卷二中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沈浩

易經蒙引卷二中

明　蔡清　撰

上經

☵☰ 坎下乾上

訟

上剛以制其下則下必有所不堪下險以伺其上則上又為其所脅此以上下之勢言之有訟之道也又

以一人言其内也險心既忍於害物其外也健力又足遂其奸以二人言之巳既險能脅彼之短以為辭彼又健能為我之敵而不屈凡此皆訟之道也○或曰訟爭辨也但私下爭論便是訟不必皆訟之於官惟利見大人是以所論者取斷於上以言教者豈必辯之於官哉然按此卦所謂訟及經傳中除以言教者一句外凡所謂訟者大抵皆是治訟於官也

有孚窒惕中吉

九二中實是有孚也上無應與見窒也又為加憂是惕也卦變自遯來剛來居二是得中也○有孚見窒者其事本直而反見枉其情本真而反見誣於是乎不得已於訟矣○首句云故戒占者必有爭辨事必之一字亦重是以有孚見窒之故而不免於訟也○只言中吉可矣必言惕中者訟之事惟能懼乃能中不懼則健於訟矣此又見聖人之深於人情也○終凶若理直者必求盡其直焉亦何為得凶曰此對有

孚窒惕中者言非指理直也故上九本義云其占爲終訟無理而或取勝可見其下文不利涉大川對利見大人亦有一曲一直之分利見大人直者之利也涉大川乃行險以僥倖者則其不直可知○大人之見惟利於理直者不利於理曲者故彖辭有利見大人對不利涉大川言○有孚而見窒此所以不免於訟也本義所謂必有争辨之事也惕中不終訟也故吉終訟不中也故凶見大人求直也故利涉大川冒

險求勝也故不利此之謂隨其所處以為吉凶也○一說訟者若以有孚見窒之故而訟又能惕而得中則吉也其本義故戒占者必有爭辯之事一句則當安在上面連有孚窒惕中皆在隨其所處之內然愚以為故戒占者必有爭辨之事一句似不為虛宜貼在有孚窒内若上面既說有爭辯之事矣既訟之後乃又有孚而見窒何耶

剛來而得中也

按彖傳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與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同例訟有孚窒惕恒亨无咎數字俱是帶說也惕中者能懼所以得中也故彖傳只提卦變釋中字就該了惕字意如有孚窒則訟之所以起也故傳亦不之及

剛得中雖只釋中義然剛得中則其有孚見窒能懼也皆不待言而可知〇釋中吉之義而兼引以有孚窒惕猶同人之不曰利涉大川而曰同人於野亨利

涉大川乾行也恒之什利貞曰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剛來而得中也易中卦變首此按朱子於啟蒙考變占下註曰卦變所謂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而後方有此卦也古註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為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為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都了雖乾卦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横

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落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又易大全卦變圖下註云彖傳或以卦變爲説今作此圖以明之盖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指矣尚論卦變者要當知此故備録之

終凶訟不可成也

訟不可成以理言之揚人之惡也煩上之聽也損已之德也增俗之偷也又人已之間俱廢其業雖得不償失也此豈君子之所樂成者哉謂之不可成見其

宜惕中也只據理言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尚字貼利見意如尚消息盈虛之尚皆是人尚他愚謂如此說則與九五象傳以中正也同矣恐非卦體之旨

言其中正之可尚也故爲卦體○一說尚字輕云是取九五之中正中正便是大人之象也與上面剛來而得中下面入於淵例同卦體意重便是也○尚中

正也以卦體有大人之象言與九五以中正也不同

尚字疑作取字看

尚中正是指繫辭聖人所取於卦而言與上文剛來而得中也下文入於淵也同例看與制器尚象之尚同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以卦象言之乾剛實之物也坎險陷之物淵之象也

以乾乘坎以實履陷乃入於淵也故爲不利涉大川

本義以剛乘險即以實履陷也必先言以剛乘險然後言以實履陷者猶先云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然後云純一未發以聽於人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不是謂天在上水在下須看行字故本義云其行相違○天運於上水流於下其行相違也相違而行訟之所由起也故為訟之象楊氏天左旋水東注之說亦善但本義不之取蓋近於工

巧非本義正大之規模也聖人詞意只是明上天下水○天上水下即是其行相違也天不以行而後高葢天在上其情不與水接也水亦不以行而後畀葢水在下其情不與天通也兩情相睽而不相合訟之象也故君子以作事謀始期不至於相違而已

或曰不是謂天在上水在下須看行字故本義云其行相違按本義正不重那行字只輕貼○君子以作事謀始夫事之爭也非因利而爭於所趨則因害而

爭於所避謀其始者或於利之未萌也先別其孰為才之所能為其事者則當受其利矣利何至於爭趨於其害之未至也先別其為分之所當得於分者則當受其害矣害何至於爭避又如慎結交明契劵之類皆是也○有爭是非者有爭利害者只是此兩端作事謀始葢工夫不在訟之時而在未訟之時也上醫醫於未病之先則無病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初六不終所訟者也然即其不終所訟而論之其始也雖有小傷以及訟其終也不終於訟而得吉葢惟訟之稍明也

臨川曰不永所事此邵子所謂意象也此句最要一說小有言正申貼不永所事非也如需於沙以象言故須貼小有言以明其義咸其股亦以象言故亦須用執其隨以明其義若不永所事則是明白說出正意了又安用小有言以申之故朱子語録之云不

可忽也○小有言實與需之九二同言其所傷我者小也只用畧去與他辨辨得明便止辨得明處便是終吉與小象合○或曰本義云陰柔居下不能終訟何緣有箇所傷之象殊不知若無所傷則初九無緣有訟故彖傳曰有孚窒本義謂必有爭辨之事者此也若所傷者大則又豈容不永其辯明也

正是貼終吉意若小有言果與需不同則象傳不如

此下語而本義亦當明解出如彖辭傳云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字同義異朱子即自說破矣○需九二曰小有言終吉而此亦曰小有言終吉需九二象傳曰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而此亦曰雖小有言其辨明也仔細玩味益見其同而不見其異彼諸儒之異說又何暇辨乎雖小有言其辨明也亦即是不永所事一句道理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不克訟云云一連讀到尾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亦然○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則是不純任陽剛而有柔順者在矣得下之中中則宜無過越之舉矣此皆以理言又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則其勢亦有不敵者故不克訟云云然惟能安於理者屈於勢故本義亦先理而後勢○爻辭通是象無象亦象也本義言自處卑約以免災也○凡本義所謂故其象占如此者謂其象如此而

占亦如之也○歸而逋為一句其邑人三百戶言所逋之地僅如此也○灾患也程傳作過失若果然當曰无咎何謂无青故朱子不因之葢二非五敵倘不自退避其能免於禍乎故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此全以勢不敵言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

六三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俱為象足見初六之小有言終吉亦俱為象而需九二之小有言終吉亦

俱為象矣坤六二不習无不利皆一例○不曰食舊祿而曰食舊德者祿者稱德而受者也蓋惟有是德乃宜得是祿故以名之正猶以天位為天德然○守舊便是居正只是不與人訟危者陰柔質弱終不免受人之侵也然含忍不報畢竟是好故終吉終吉應厲字○无成不能有終也此句只是卦辭本義云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守常字貼食舊德不出字貼從王事无成○或從王事无成亦以其陰柔質弱故

也此句泛說與上文不相繫葢爭訟利於怯從事利於才

食舊德從上吉也

象傳雖只提食舊德一句而申之其實連下句或從王事无成俱說在内了象傳此類亦多○必曰從上者凡主事者皆上人也故曰明自主事必无成功即先迷後得之義皆陰道也從上吉即食舊德也○小象二句皆泛說或曰爻辭亦是泛說不必言是守舊

不訟○守舊德一段是說訟說或從王事无成卻別說與坤六三或從王事意同且以或從王事就訟言則本文一或字與本義則亦必无成功一亦字俱說不通了況又以從王事為訟事其可乎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復即命就事言渝安貞以心言但復即命即便渝安貞非兩件也非有先後也○命是天命之謂性之命字言所賦之正理也曰復就正理則前之訟者非正

理也乃剛而不中之為也曰吉者只是不失意蓋前者之訟失也○不可謂九二之不克訟為屈於勢九四之不克訟為屈於理原九二亦屈於理也○按龔氏謂二與五訟四於初訟如何朱子所不取也蓋初不能終者也未嘗説與誰為訟三非能訟者亦未嘗説為誰所侵四剛而不中故取訟象二亦以其陽剛為險之主而取訟象惟二以敵之強故兼取其勢之不敵也〇強敵故只道其復就正理而無所用其道

竄耳上九之終訟亦不說是與誰爲訟也

九五訟元吉

聽訟而得其平者得其平即聽之不偏斷之合理也訟者遇九五則元吉非九五元吉也猶必訟而有理乃得元吉何也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豈容無理者可得而簧惑以取勝哉故本意獨致意於此尤可以見易爲君子謀○此亦以爻與占者相爲賓主〇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同一中正也在訟卦九五

則本義如此解之學易者誠得是法焉可以說易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

鞶帶革帶也男鞶革女鞶絲註云鞶革也革皮也男之鞶革以革女之鞶以絲取剛柔之義也○此云鞶帶只是云革帶也○詳味此文之辭亦即是終凶之理○或者未必然之理此所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者也

亦不足敬也

且據其以訟得服言也況終必見褫乎益上九之象曰莫益之偏辭也○以訟受服據以訟得勝古無錫服之禮爻辭似只是取象之辭今象傳曰以訟受服則實其辭矣益如東漢不義侯之類

☷☵ 坎下坤上

師

師本只訓衆在此卦則為兵衆也○伏至險於大順就坎險坤順言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就坎水坤地言

總是寓兵於農之意蓋農之爲農出作入息耕田鑿井而已至順也然蒐苗獮狩之間有坐作擊刺之法是皆爲戰守備也非大順之中而有至險者伏乎耕桑之外無餘事本至靜也然桑農之夫可以戰可以守是至靜之中而有不測之機藏焉○既曰上下五陰順而從之則六五亦從九二者也而又曰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又別取一義此見易之不可爲典要矣

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下體之主在大將則閫外之事皆得以主之也故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益師者衆者也衆必有所屬故以五陰從一陽以衆統於一也故為衆之象

師貞丈人吉无咎

主人君用師言師貞所謂有名之師也丈人即帥師以正者也吉无咎通彖貞丈人說○用師既得其正所任又得其人則民悅而從戰勝攻取吉矣又何咎

之有若不吉則吾之用師不能安民祇以毒民耳能免咎乎大槩用師不能吉而无咎者多以毒民而民不悅之故彖傳云云○或曰本義云利於得正既着利字在上似當依彖傳只以吉无咎屬丈人也曰不然需之初九曰利用恒无咎恒之彖辭曰利貞利有攸往上句亦皆有利字也○况彖辭貞字屬人君用師言彖傳解貞字則又以大將帥師師言終不可比而同也彖辭本義一則曰用師二則曰任老成之人可

見主人君言無疑

丈人即長子也自衆尊之謂之丈人自君稱之謂之長子

此卦辭全是據理言故說得道理盡仁義節制之兵皆不出此矣○彖義曰凡用師之道在得正與擇將而已若不得正則兵出無名而事不成不擇將則將不知兵而喪其卒云云○程子曰吉无咎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而有咎凡無名行師而幸

勝者是也无咎而不吉凡聲罪致討而不勝者是也
愚按衆義説吉无咎之義與語録似不同語録之意
吉方无咎
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以卦體釋師貞之意按卦體只見得是衆陰爲九二
所以未見得以之以正處今曰能以衆正者夫子之
意葢謂師之正不正全在所以以之者若能以之以
正則可王矣所以明師之不可不正也於以釋師貞

之義不其至乎○可以王矣王字讀去聲近時應天程丈就把本義則王者之師矣一句當本文可以王說誤矣葢本義意謂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豈不可以王乎亦論其理如此畢竟可以王是歸之命將出師者然謂大將者能以衆正便可以王天下此便是教人無君了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以此之德而行師雖不能無害於天下然其害之者乃所以安之也則民悅而從之矣民悅而從則所謂得人和而三軍一心矣故以戰則勝以攻則取何吉如之既吉則有弔民伐罪之功而無黷武厲民之失矣何咎之有○孟子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師卦已有此意矣○行險而順與後世所謂兵行詭道者異指○一說本義此非老成之德者不能也一句只貼行險

而順故下文又兼言才德剛中才也未知是否○參義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用兵而如是則雖毒民而民從之以義動故也昔周公東征有破斧之意宣王伐北遣興師之時其民之勞亦甚矣然未嘗有怨者亦以其事之順而不容已也為君將者每如是其吉无咎亦宜矣吉者必克也无咎者合義也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不可以水由地中行者言只地中之濕者皆水也○

容民畜衆者君子於無事之時善其政教厚其生聚以容保吾民此乃所以畜衆也蓋民生既厚一旦有事而發之則不患不足於兵矣○容民畜衆皆以無事之時言畜衆以今日言得衆以後日言然畜者將以有用也便有預為後日計之意

平時懷柔撫字之有道一有意外之虞則披堅執銳鼓勇敵愾之衆自此而出矣○䂓義曰古之王者以寛得衆役使之以時賦稅之有法惟傷民之力也民

之力傷則雖赤子亦讐仇矣吾又安得而用之故寛
以容其農民乃所以畜其兵衆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以律者坐作進退之有節攻殺擊刺之有則牛馬臣
妾之勿逐或六步七步之不敢越或四伐五伐六伐
七伐之不敢亂也不必依程傳兼興師與行師蓋興
師是命將者之事此是說為將者行師之法〇三軍
之命繫於一將一將之權在於律律之得失兵之勝

敗繫焉國之安危關焉可無慎哉

曰師出以律須看出字曰否臧凶則知以律之吉矣

此爻只據在卦之初為師之始說箇道理如此

不曰否臧凶而曰失律凶者明否臧之為失律也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以是德而在師中吉且无咎矣剛中之德全在九二字内了此云

在師中即俗謂在軍中云耳如軍中有一韓軍中有一范是也或謂在師卦之中或謂在下體之中入或謂在師而得中皆無理

本義云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明其為將也○師九二分象占當如蒙九二子克家例○在師中吉是就本文看出王三錫命是對應爻看出不可謂王者因其在師中吉无咎然後從而錫命之葢錫命是寵任之為將非褒其成功也

參義曰二以一陽統衆隂受六五之命任閫外之責而能以剛處中威德兼著其吉而无咎宜矣然非在上者信任之深褒寵之厚亦何由而成功乎或委任不隆或吝於爵賞或輕信讒間或參以小人若是者豈將之不能哉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

宜依程傳周公爻辭似未有此意孔子據理而論則實不可易之定論也不然安得有在師中吉之功哉

○一說此二句直申爻辭如不克訟歸逋竄也之例

方見不背爻辭

懷萬邦也王惟懷萬邦故寵任大將使為之去其暴

以安之此真先王用師之本意也彖傳所謂貞者即

此

按此小象都是推本之辭

六三師或輿尸凶

以陰居陽則才弱而志剛不中不正則犯非其分輿

尸便是凶也謂之或輿尸者言其有輿尸之理也○彖義曰以一卦觀之則九二獨為將以合爻觀之則皆將帥之事也云云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六四隂柔不中其才智雖與六三類然居隂得正其明義理而得時勢則迥與六三殊矣故為左次象曰无咎特以其賢於六三也○本義知難而退此成語也出左傳晉文公與楚搆兵楚子戒子玉云云且曰

軍志曰知難而退

六五田有禽　止　弟子輿尸貞凶

田有禽利執言是師貞意長子帥師是丈人意長子

據九五與九二言○禽字兼獸麞鹿之類害稼尤多

○利執言執字還從禽字生來无咎者釁自彼生端

不在我何咎之有以下皆戒辭也○長子帥師弟子

輿尸言以九二帥師可也若參以三四則凶矣○長

子帥師是本爻之象弟子輿尸是假設之辭　此朱子

語錄○本義使之輿尸而歸之字指九五使之也語錄謂長子帥師本文自有此象看來本義云長子九二也亦有此意但周公意重在下○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語錄謂此兩句似家人九三所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貞凶言雖以旧有禽而執之然吾委任不得其人終亦取凶○紛義曰長子老成之將也弟子不經事之少年也○只才氣老成者便是長子新進不經事者便是弟子弟子少子也

○本義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此二句出魏相諫伐匈奴書所謂應兵者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

言所以必用長子帥師者以其有剛中之德也二有剛中之德而使之帥師則其所使者當矣若夫弟子輿尸則是其使之不當也又將誰咎乎○或云以中行是自六五言其有中行之善故能用長子以帥師也殊不知本義乘順而中數字只是言其不為兵端

實貼在田有禽上與長子帥師固無預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大君天子也開國承家謂或使開國為諸侯或使承家為卿大夫也稱其功之大小也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是上六有此象也至於小人勿用則上六本文安有此分明是聖人為占者設戒也嗚呼聖人之慮遠然所戒只在行賞者本義後一意是朱子所補但在上者既不可以行賞則在下者亦無由得受賞矣○

邵子漁樵問答第二十條曰云云譬如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云云○參義曰上六師之終故言封賞之事大君有命其功之大者命之以開國而使為諸侯功之小者命之以承家而使為卿大夫爵必稱其功報必賞其勞無僭差無私吝此王者公

天下之心也然師旅之興人才非一槩或以忠勤或以勇力或以才幹或以謀畧其封賞之行固無不及也至於董正治官任以庶政則惟賢是用不復計其功矣故戒之曰小人則勿用如漢光武中興其功臣無不封者而得與於政唯鄧禹耿弇賈復三四公他皆不任焉蓋合於此爻之義也○或曰小人任事不可也而有土有民獨可哉曰賞者公道也彼有功而不賞得為公乎且大惡如象而以親當封舜不敢廢

也而以功當封者聖人其敢廢之耶聖人於此惟當別有處之之道耳而廢其功則不可耳斯義也朱子實發之而與本義之言異故述之於此○按參義所引朱子之言出語類曰舊時説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的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

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數人他不與焉因論古之論功行封真箇是裂土地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若使小人参其間則誠有弊病曰勢不容不封他得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又先生云此義方思量得如此來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取

魏徵對太宗曰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取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脩不可用也范氏非之曰王者

剏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專用小人之才乎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脩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親輔也若单言親字則相親厚亦是不見有上下之分意故别着箇輔字○比吉者筮得此卦則當爲

人所親比這便是吉意原筮之原恐如今人所謂依原之原○禮記文王世子篇文王事王季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所謂食之餘無以再進也又漢立原廟中庸或問註曰謂又一廟也此兩原與筮義同以一人而撫萬邦上比下也以四海而仰一人下比上也自有相親比之道葢比亦是兩邊相合上事○曰萬邦者天子之比天下只是親萬國之諸侯耳若天下之比於天子則臣民俱在故曰四海也○元

永貞皆自君道言之有元而不永者有元永而不貞者如唐之玄宗其始也勵精為治非不元善也而不能善其終開元之末遂恣情極慾以稔無涯之禍此是元善而不能長永者又如漢之文帝恭嘿德化二十餘年如一日宋之仁宗勤儉正身四十餘年如一日亦可謂元善而長永矣然一則黄老之雜而不能力追三代之治化一則剛毅不足時為小人所遷惑則是能元善長永而未能正固者也是皆未免有咎

也有咎者德皆未能稱人之比也○一說長永以處常言正固以處變言○卦辭若曰為人所比固吉然必原筮元永貞然後足以為盡善而無咎矣夫惟元永貞而无咎則不寧者皆方來而彼後來者取凶耳大意如此○不寧方來者近者悅遠者來也

後夫凶本義曰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不曰彼交已固此來已晚可見是主為人比者言○後夫承上文凡不寧者皆已來矣其後夫之方來者則其過在彼

宜得凶耳○或曰王者於民來者不拒何至使後夫獨得凶耶曰天下之事固有勢不能兼容者看來後夫亦是執迷負固自失機會者耳

比輔也下順從也

下順從以卦體言則實兼上下衆陰然不曰上下而只曰下者以九五為上也故避之至不寧方來則曰上下應者衆皆比之無一人敢後也○此只曰下尊上之辭後兼上下舉衆之辭○以剛中也據程傳以

剛為元以居中得正為永貞看來是如此剛字實只當得善字必剛而且中乃為元善且長永而正固也○按周子通書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之說則善自是善善却入要中是剛字只當元字中則含永貞意也貞字最重正而且固大中至正之道也○九五之剛中即所謂元永貞也在卦文上說只說得剛中就比道上說則須用此三句方盡比道之善○文王彖比本九五之剛中而曰元永貞此文王觀易之法也學

者不可不知故朱子釋訟九五之中正曰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得此意也○又原筮元永貞无咎丈王只據理言孔子彖傳本諸剛中者未必文王本意故卦下本義不用彖傳解經下文不寧方來上下應也亦只是孔子之意文王卦辭只直承元永貞无咎說下

其道窮也只是此爻已固彼來已晚之意窮者言不見受於人也

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建公侯伯子男等國而有朝聘往來之禮所以親之也親諸侯所以親天下也○六字是一串意不是兩平意以為建國所以親諸侯者尤為無謂○親諸侯所以親天下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有孚是今日初比之有孚盈缶是由今積之以至於盈缶有孚固得比之之道而无咎矣至於盈缶則不但

无咎更有他吉也○終來有他吉語録說終來似顯比便有那周遍意似不可曉恐是初年之見○此以比人言終來似顯比則為人比矣愚恐此卦六爻無漸進居尊之意不可用也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之初六有孚而且盈缶者也故不但无咎有他吉也

曰比之初六則有孚及有孚盈缶皆初六也曰有他

吉則无咎不待言矣聖筆簡而不漏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

柔順中正故能比夫正上應九五則所比者正○六二柔順中正於比人之道最為得正爻辭貞字實從比生六四以柔居柔亦然○内比之是方出而仕者外比之六四近君之位已出仕者也故有内外之分○貞吉二字帶爻言占者如是則正而吉此意在爻辭外○六二本義曰自内比外而得其貞至六四只

曰為得其正者何益四只是柔順而正二則柔順而中正故也看來本義一字之間毫髪不苟必有權衡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不自失是吉所在○條義曰凡貞吉有爻之本善者有爻非貞而為之戒者此曰貞吉爻之本善者也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陰柔則暗昧不中正則邪僻而況承乘應皆陰則所近者舉非正人以三之陰柔不中正其有不入

其流者乎故曰比之匪人不可專指承乘應皆隂爲比之匪人也觀兌四之介疾有喜則可見矣○比之匪人自學者言之則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是也自仕者言之則爲入於不善之黨如范增之於項羽嚴尤之於王莽是皆可傷也○其占大凶不言可知如六二六四之貞吉總是所比得人如二之柔順中正四之以柔居柔則與三之隂柔不中正相反二之上應九五四之上比九五則與三之承乘應皆隂相反

故三之比匪人可知其大凶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之字指五○以柔居柔柔順得正故能比夫正而所比者五又為得所比之正也

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上句是喚起下句下句則所以釋外比之意也須看以字○必曰外比於賢者夫子之意以九五不但有其位又有其德也故獨出賢字以表見九五之德云

○曰賢者明其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在所宜比也比得其人也所謂貞吉者正以此〇曰從上者如六二則以正應而比五也四與五初非正應特以其在上而比之耳故獨曰以從上也此以分言莊生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但所比者五爲得其人耳〇比賢從上或依程傳平說但恐以字不順傳益以以爲而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是即顯比之象也用三驅失前禽者上之人不必求得也邑人不誡者下之人化之亦不必求得也故曰上使中也○凡此皆吉之道謂用三驅失前禽固吉之道至於邑人化之而不誡此節亦吉之道也故曰凡此皆吉之道既如此解則邑人不誡宜在顯比之外而本義乃以王用三驅失前禽通為一象者何葢邑人不誡自是王者顯比必然之符驗故本義不更析為二象也然邑人不

誠之吉仍歸之在上者不可謂邑人亦吉也○顯比兼德位言然德字重葢比之所以爲顯者在德不在位也必兼位者則以比字來也如孔子非無君師之德然不得其位則亦終無自而見其顯比也葢九五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者○本義上曰一陽居尊下曰卦之羣陰皆來比已者明其爲比之主也或以羣陰皆來比已一句爲咎邑人不誠之義而謂邑人不誠者乃是不相戒約而自然從已也朱子舊説亦是

此意然恐是初年未定之見當以本義爲正况依此說則邑人不誡無待於上之化而象傳乃曰上使中者何也可以斷此疑矣○味本義亦謂上意不相警備字意見得亦是就田獵說雲峰之說亦然但其意專在比道上說也○就田獵說蓋亦事理之必然試以目見人事看來槩是如此風草影響之間皆有不期然而然者若就比道說則是下人化之亦皆不逐逐於利也○邑人易中所謂邑者非一盡以所屬言

也就天子三驅說則天子自有天子之邑自不相妨也○程傳曰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朱子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刷車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無緣

得一一相似○開一面之網則只三驅矣其三面置網也若置網而不驅亦無從得禽今之獵於山者亦皆先置網而後鑼鼓鎗刀弓箭以逐之也○文獻通考田獵考篇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三田者夏不田蓋農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當作緌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

則百姓田獵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烏者反不覆巢〇

又曰田者大艾草以為防田獵者限大芟殺草木以為防以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舍其中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言士戒衆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舍其防之廣狹縣丈褐纏旃以為門既立防院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以纖毛褐布纏通帛之旃以為門之兩旁其門葢南並為二門用四旃四褐也旃裘纏質以為槸又以纏槸質以

爲門中之間間車軌之褢兩邉釣車輪者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空一握入此門當馳驅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馳馬若驅之其軸頭擊着門傍旃竿則不得入所以罰不工也○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以天子大軍分為左右云天子發發矢也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士大夫云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又曰傳曰

已有三牲必曰狩者孝子之意以為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供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又曰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虫蛇且知應天而況乎人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

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顯比之吉位在中也

觀顯比之吉一句便見邑人不誡皆在其中矣故本義并以為一象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舍逆取順正是解出所以失前禽處若無夫子舍逆取順一句恐後賢亦無從得失前禽意思出〇不要以舍逆取順就當人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且都是

就禽說而顯比之意自見蓋取舍二字難說是民也如即鹿無虞以從禽也二句亦皆象也又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亦然

比之无首無所終也

既无首可比則不成箇比矣

䷈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巽其德為巽為入巽者順勢漸入之義與入義無甚

分別故巽體本義曰巽入也必別其所以異則巽先
於入巽然後能入也如為雲為雨為水之類○其象
為風為木天地間善巽而入者莫如風其次莫如木
木之入以根○小畜朱子曰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
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
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因小小
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事說○又南軒曰凡百君子
之欲行事小人得以擾繫之大事之將就小物得以

邀阻之皆小畜也○觀本義謂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小畜則小畜二字俱重言以小畜大也一義也觀本義又以陰畜陽能繫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之象則小字獨重又一義也○以小畜大則所畜亦小矣○專是陽得專也至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只就所畜者小上生意思大抵是謂未能厚積而遠施也○畜未極而施未行不必以小人畜君子說此畜字難把以陰畜陽字來

為例矣當與上九畜極而成畜字同看○本義畜未極而施未行不必貼卦辭乃總其意也故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意亦不分○密雲陰物○論理雲能致雨雲至於密則是所謂雲盛則多雨者矣何乃反不成雨耶是有說也凡雲之騰上不已而逐旋舒布者屬陽其勢必成雨澤所謂雲行雨施也氣盛故也若其積聚匝密其勢已定此乃雲之止者不久且自散矣故屬陰而雨不成氣已衰故也○以專字連小畜字

看則亨字與小畜是兩箇人以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帶小畜字看則又只是一箇人詞若貫而不貫不貫而又貫也蓋均從小畜字有取也○密雲不雨者以其起自西郊也若不説作起自西方則郊字亦説不得○程傳曰雲氣之起皆從四遠故曰郊亦不盡然○密雲陰物陽不與和也西郊陰方陰先倡也陰先倡而陽不與和故雲自西郊徒雲而不雨也東方生氣西方收氣看本義陰方陰物字亦重○本義舉拳於

密雲陰物西郊陰方者明其所畜者小也非指陰道然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味本義兩箇畜未極字面方知此兩句只是能畜而不能固所畜者小之義不必承上亨字說是畜未極而施未行也且方說得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意更看本義一然字轉將去又是一意也○一說小畜則猶亨矣小畜亨則畜未極矣畜未極則施未行矣彖傳之意不過如此但取義多端○此說有辨在下○又一說小畜卦名無

所畜者小之義故亨字於下二句不相因○自我西郊本義云我者文王自我也若要拘牽上文小畜之義則文王為陰紂為陽乎愚故不欲拘牽上文○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為西方小畜之時也此數句須要輕看若拘向文王身說則是文王是陰紂是陽文王以陰畜紂之陽則文王乃是不好人了而又以亨字屬紂如何可通故須認一然字轉語處信乎僅取所畜者小之義也○正小畜之時猶云損之時益

之時蹇之時之類葢文王演易時方見囚繫未能得志行乎中國所謂畜未極而施未行也故曰正小畜之時然及其久也畜極施行則三分有二矣葢為夫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味本義此説葢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二句不是説陰畜未極而施未行也若純指陰言則此卦之占乃為小人發矣且此二句純是象亨自是占占如其象只指下二句也○則占亦如其象象字不及亨字又愈見亨字自

為一義也此卦占辭猶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皆各自為說上下文不相蒙也○二程傳書卷之二曰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註坎體本陽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蝃蝀之詩曰朝隮於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蝃蝀在東則是陽先唱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

西風而雨恐山勢使然○按程子所言密雲之義與朱子本義不同程子似較明白穩當總在下句重矣柔得位而上下應之

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則上下五陽皆為四所畜矣故為小畜要認柔字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言陽為陰所畜宜不得亨矣然以健而巽剛中而志行故陽猶可亨也○内健則有不畜之捻外巽則有

善入之道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則君子之勢猶得以有爲也故猶可亨○此剛中不純以德言剛是德中是位故本義曰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居一卦之中爲之主也用事當事任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

本義曰其氣猶上進也此當以既雨既處畜極而成來照看大抵此句全就雲雨說不然用不得氣字○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兩句似無大

分别施未行即是不雨意以尚往故施未行○朱子曰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葢得密了氣鬰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是陰包住他不得陽氣更散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一度便休能畜物而不能久畜小畜之象

也君子以懿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而已未能厚積而遠施也夫威儀文辭固亦德之所在然此特其一身之章觀聽之美而已不足以經邦而濟世不足以建功而立業可見人之所學不可不務乎其大者○必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乃為厚積乃可遠施然此個君子非可目定為小畜君子也夫子因小畜之象而就人事中尋出君子之所以則其象者耳要之細行不矜終累大德皆君子事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陽本在上之物今復自故道還其舊耳不為陰所畜也何咎之有○凡曰无咎者大槩皆有補過之意今獨曰何其咎蓋自不至於有咎也本義雖通謂之无咎然本文何其咎之義則亦不可不知也○何其咎大槩是言直能不為陰所畜九二亦然至九三則不然矣○不為陰所畜就是无咎就是吉也○何其咎吉還作占看凡言凶悔吝字皆是占辭○語類曰復

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異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无往不復之復愚謂二復之義亦無大異總是還復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露出在中二字見牽復之所以如云其位在中以貴行也則取中德之貴如云元吉在上大成也則取井功之成其曰在中曰在上皆不虛也

輿說輻

輻與輹不同輻車輪之轑也輹車上伏兎也輻重於

輹葢說輻者為陰所繫畜久住之計也說輹者自止

而不進暫住之意也家禮喪車有伏兎一經輹車下

縛也疑亦相通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夫妻反目象也不能正室意謂其以相說而為所繫

畜也即輿說輻也意謂夫妻之反目亦由夫之自說

其輻耳○程傳曰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

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説輻反目三自為也○下三爻初二不為陰所畜而三則為陰所畜不為所畜者初則居下得正二則剛中為所畜者則以剛而不中也然亦兼以位言初前遠於陰也二漸近於陰也三迫近於陰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本義柔順得正虚中巽體二陽助之三句俱解在有孚字内蓋柔順信之質也得正信之道也虚中信之

本也巽體能巽所以能取信於人也二陽助之則人信之矣夫六四以一陰當衆陽之鋒其勢不免於忧懼既能有孚而得二陽之助則免矣以此見陰柔力量不能獨濟若有所濟亦必伏陽剛之力如渙之初六亦此義也○以一陰畜衆陽若所謂以一服八者獨力如之何能克況陰柔耶○爻辭不知以四為小人耶為君子耶曰不目為小人也只是位卑力小不任大事底人也若作小人則本義所謂戒占者亦有

其德則无咎者是易為小人謀耶○二陽之助本以巽體言然未有孚而不得人助者道理亦是如此故本義會象傳而并及之故曰人之所助者信也○六四倘非柔順得正而虛中二陽亦未必助之葢其血去惕去雖全是二陽之力而其所以得二陽之力者則全在有孚上來故周公曰有孚血去惕出而孔子曰上合志交相發明之意可見○六四爻辭通是本象以著占有孚字重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此有孚全指同心戮力說不必備舉陽剛中正意以其在陰黨故不詳錄也一說有孚之義還出自居中富以其鄰則自其處尊言必先言有孚而後言富以其鄰以見有孚為之本也象傳亦然葢雖在陰類亦當有一段信義以相維繫所謂禮樂無處無之也○本義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隣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此數句或者多因先提鄰

字及相同力字而執泥以為只是解富以其鄰之義而不兼乎上句之意看來此說膠固不通蓋本義以爻辭兩句内獨鄰字須用解説故首提鄰字云云此義既明則有孚攣如之義亦在其中矣其專言同力者蓋有孚攣如亦只是同力之意細分之則有孚為心富厚為力未有心不同而力能同者況下文就承以故為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能以其鄰之象則其義斷可識矣○有孚攣如富以其鄰富字爻既有

取孚字如何獨無所取大抵居中是有孚之義處尊是富厚之義其曰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者則通管有孚之所以攣如與其富之所以能以其鄰之義也或者不察以為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只為下句之義不知有孚攣如亦是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也○九五居中處尊居中者信實之質所謂有孚也處尊者有餘力所謂富也然必有孚攣如然後能富以其鄰此理也但以象言則兩句是一時事若以占言則

分明當以有孚為本故本義曰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本爻陽剛中正字面再不提起以義所不及也其所處尊亦未必主君位只是同行中之尊者○富以其鄰以力言必有是心然後能同是力也○有孚攣如謂五之孚與上下相攣固也朱子曰攣如手相攣住之象則有相攣固之義矣然謂九五獨也○雲峰曰攣字與牽字皆有相連之義愚謂小畜九五之有孚亦將如泰六四之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也彼之不富陰也此之富陽也力不同而德則類故不言吉○一說二句平說九五居中處尊居中者中實信之質所謂有孚也處尊者位乎天位所謂富也至於本義所謂占者有孚則能如是此恐人以占者若不處尊則終不能富以其鄰故云然也况人能有孚固能攣固亦有能以其鄰之理也說者不可因此句而遂謂必有孚攣如然後富以其鄰也○以猶春秋傳以其師之以此例當於師卦便以發之乃至是

始發之者師之以衆正所以者部下也春秋之以其師所以者鄰也此於以其鄰之義爲切故以字雖均之爲能左右之義而用春秋以著其例則當置之於此歟○春秋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胡傳曰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宋怨襄尫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魯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

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爲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此爻雖吳體亦不做小人說故本義云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亦豈爲小人耶故就人事說或是以下畜上或是以弱畜強或以偏裨而畜主帥之類皆是以陰畜陽也○驟讀其辭似爲陰類得意者不知聖人此辭其所以諷諭君子者亦至矣蓋无往而非君子謀也○此爻不必全認做

小人之黨肴然實則陰類也如以下畜上以弱畜強以偏裨畜主帥之類故其辭雖若至善者而終不許以吉利之占聖人之意可知矣觀本義曰巽體又曰畜乾曰巽曰乾其書法固自昭然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只照爻辭直說下如比之初六有他吉也之類○一說五之與四同力畜乾者以其有孚攣如豈獨用其富厚之力以一之哉此說未穩是因本義末句而誤

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九雖陽然是巽體對下乾三陽則只喚作陰小畜至上九則畜極而成矣故爲陰陽和而雨兼言既處愈見其爲畜之已成也處如處暑之處七月立秋然後處暑以暑至是而止也既止則爲已成矣○尚德載正是所以既雨既處既雨既處正是畜極也○既雨既處尚德載只是據上九居畜之極言蓋向也是

為小畜猶能能係而不能固今至於極則為所畜矣原來陰之以畜夫陽者亦是匪寇婚媾之意今既為所畜是陰力以盛故制得陽住而陰陽比和矣故為既雨既處有始有卒也既雨既處言其和也尚德載言其和之故也○尚德載是畜極既雨既處是成也畜極對上文畜未極說成字對上文施未行說○何以見陽之尚陰德也曰陰畜得陽住便是陰德之盛陽至此不得不與之和既與之和即便是尊尚陰德

了不然陰氣得與陽並耶下面占辭都從此起議論○大抵六爻至上九畜之極也是陰已能畜得陽住了本義所謂陰加於陽者以此所謂陰既盛而抗陽者亦以此○其占如此為戒深矣分明以上九為與陰不拘其為陽爻也朱子語類或問小畜上九疑是太甲伊尹之事當之云云曰作伊周之事説亦得本意只説陰畜陽到極處云云若以事言之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固如此武后之於高宗亦然

問武后之於高宗恐不可謂之既雨曰他也自和○此爻却兼得小人蓋下句有君子征凶○通上九爻辭都只是從畜極而成上生出道理說○婦貞厲婦者陰屬也至於陽不曰夫而曰君子者君子則不指於夫而又兼得夫也○一說既雨既處尚德載以陰陽之不可相無者言也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以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者言也然按此說則舉下文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氣脉不貫矣未安

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以陰既盛而抗陽君子於此有所疑也不必說作均敵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以兌遇乾八卦惟兌為至弱惟乾為至健今以至弱者而躡於至健者之后自是危機履非所履也故獨以履名卦而彖傳復取其德而謂之履虎尾不咥人

亨也蓋卦德乃善處危之道也○處危而不危處全在説而應乎乾上不在柔履剛上柔履剛只説得履字也故彖傳分觧本義所以不分觧者以兊遇乾一句就當得柔履剛了○或曰本義以兊遇乾和説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四句通釋卦名卦辭未嘗分解也曰本義所以不分解者以經文卦名釋卦本自相連故亦從而連觧之雖若釋卦辭而履字固在其中矣况柔履剛與説而應乎乾分明

是兩義不可合而為一倘若衆履剛即是說而應乎乾道理則本義不曰以二體釋卦名義矣○履虎尾言躡其後也故朱子小註曰如踏地脚跡相似又曰躡他背脊后也本義曰有所躡而進之義也斯亦危矣若真個躡着虎尾豈有不咥人之理中溪張氏曰安有履虎尾而不咥人者此特寓其履至危而不危之象耳此亦認未真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若真個觸着虎尾豈有不咥人正為是躡其後耳○若說真箇

是踏着虎尾則說不得有所躡而進之義矣今人只說得躡字不會說得進字出○履虎尾大凡臣事剛君及同僚長上朋友之交際有利害難處者皆是虎也或仕進及一切事為有危機所伏處即是虎尾也○不咥人就是得遂其進處葢履字內有進了故曰亨本義既曰故其卦為履而占如是也又曰人能如是則處危而不傷矣何也曰上云占如是者據見成占辭言也下云人能如是云云者丁寧占者必是能

和悅以躡剛强之後乃能當此占也○參義曰虎咥人者也然以和悅履之則不見咥而反致亨以是觀之人之踐履卑遜何往而不亨乎行於强暴則强暴服行於蠻貊則蠻貊化行於患難則患難弭皆和悅之效也然和非阿容也悅非佞媚也亦恭順而不失其正耳兑之彖曰剛中而柔外此其道也○參義曰乾體剛健非專為暴者而象之以虎所以極言和悅之無患也然如兑之所履亦順其正理而已固非邪

媚以免禍者也如人臣之事暴君賢者之遇惡人皆履虎尾者也君子於此豈有他道乎亦盡其禮而已矣

履柔履剛也

以二體釋卦名義雲峰曰本義謂二體見得非指六三以柔履剛也蓋六三爻辭有履虎尾句朱子恐人以彼准此故别而觧之云蓋為所履者乾也而履之者兑也○柔履剛也若不取剛柔義只是躡乾之後

便為履剛他卦或以震遇乾或坎或艮或巽或離遇乾者皆可名履矣乃獨於此名履者正以兊之至柔而履乾之至剛履非所履故名之曰履危之也然以其德說而應乎乾可危也亦可幸也故承卦名之彖曰履柔履剛也○若只曰以卦體釋卦名義亦未見得為非指六三也六三一爻亦說得卦體如剛中正履帝位只是九五一爻亦謂之卦體此見本義用字之密也○剛柔莫以性言恐涉卦德只把柔字當兊

字剛字當乾字故謂之二體至下文說而應乎乾方是卦德○以卦德釋彖辭不曰卦辭而曰彖辭以經文履字兼卦與辭而彖傳則卦名履字已別解此只作彖辭者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在履則曰剛中正履帝位在姤則曰剛遇中正見得不必說是履道之光明葢履字只入在帝位上○五帝位也以九居之剛中正以履帝位也剛中正以履

帝位德稱其位者也德與位稱不疚也既不疚則自然光明矣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何光明如之卦體如是固宜得亨也故曰又以卦體明之○又以卦體明之者明其當得亨也葢以卦德言說而應乎乾占固宜得亨又以卦體之九五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占亦宜得亨此非文王本意孔子別取一義也

光明也

一說此段語勢與上文相等此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猶上文夬也然不咥人便是夬不疚便是光明此說遂字比對太拘而陋看來只用渾看便自見得履之夬處且帝位亦豈宜以虎尾擬之耶○一說帝位亦危機也故古人以為遺大投艱於朕身又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可見矣雖然聖人之字如化工當不至逐字比對且意思牽强之甚不必從○愚謂光明還須說開一步益既有剛中正之德

而不忝帝位理勢决然是自有一段光輝發越之盛處所謂聖人之德著於四方者也故姤之剛遇中正即繼之以天下大行此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則繼之以光明且必須說到功用發越處道理方盡○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亦在動靜不失其時之外但均是艮字内所含之義○此段渾看見履之亨處不必以說而應乎乾不咥人亨來比例若以來比例則帝位成虎尾了恐於情理不順也此聖人之蘊因

卦以發者非伏羲文王本意也（）又以卦體名之一說謂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此其所以能履虎尾而不咥人亨也愚謂不然蓋上文說而應乎乾此所以履虎尾不咥人亨而今又謂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所以履虎尾而不咥人亨何耶且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矣又安見其復有履虎尾之危耶蓋只是履之亨便是況履虎尾不咥人是就卦德取今既更以卦體明之又安用著箇履虎尾不咥

人之象耶○又一說不明亨義只是就卦體一爻說箇所履之善如此姤卦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例此說亦高但無奈本義明之二字不可強開交耳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辨上下所以定民志也使庶士至於公卿大夫各安其位而不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各安其分而不日志於富侈此便是定民志民猶人也兼上下不專謂庶民觀程傳此由上下無定志也尤可見○辨上下

要說得使各當其分意方妙辨上下定民志則以諸侯而請隧與繁纓者無有也以大夫而僭八佾者無有也以市井而僭稱公者無有也如後世之庶人帝服娼優后飾者益無有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初陽在下者以上下之象言之居履之初者以始終之象言之○以陽在下居履之初二句相連言以陽在下位而當方進之始也故未為物遷而但循其素

履○以陽在下如賢人處卑位也若使是陰柔或進而稍上則或不能守其素矣居履之初初心未變也若非履之初則亦或改其素矣所謂豈能久而不變哉○素履亦是已進者但始進於下耳不可說是在下隱處之賢人要味居履之初一句不然便亦是幽人了惟九二無應於上故曰幽人耳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率其素履是不變塞之意故曰獨行願○獨行願獨

行吾之願而不願乎其外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猶云富貴之流人不如貧賤之肆志益黙陟不閑理亂不知何崎嶇之有所謂平坦也履道之道以道理言不可以道路言須應本義幽人履道之道○履道者所謂不得志獨行其道者也○一説幽人貞吉此句連上句履道坦坦言本義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俱置在爻辭外此説未通○一説履道坦

坦是象幽人貞吉是本義所謂幽獨守貞者就貼在履道坦坦上蓋履道坦坦就是幽獨守貞也本義先出此四字者為占辭張本也此說當從

中不自亂也

此理最好○中就爻德言心字用在不自亂內不可以中字當心字也如大畜九二中无尤也之例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於大君

不中不正本無才德可用柔而志剛却乃好自用如

眇不能視強自以為能視其視能幾何哉跛不能履強自以為能履其所履能幾何哉志剛如此動與禍隨所謂履虎尾咥人凶也然據其志剛如此世間被其害者亦多如武人本無能為却為大君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亦豈能久終歸於咥人凶而已○六三武人為於大君雖别為一象其取義則實與上文眇能視跛能履咥人凶同故本義曰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豈能久則即是履虎尾咥人凶意矣

○武人實無能為本柔也為大君則肆其暴志剛也不可泥武人為說不得柔蓋正是柔也如需九二之剛乃曰衍在中知剛之為寬則知柔之為武矣故曰武人為於大君志剛也柔而志剛也○眇能視跛能履只是自用自專不肯下人與說而應乎乾正相反○武人為於大君本義豈能久也意最重即久辭所咎之意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六三不中不正九四亦不中不正然六三以柔處剛是柔而志剛九四以剛處柔是剛而能柔此吉凶之所以異○愬愬戒懼則就入向和悅路去終吉終得遂其上進之志也故象曰志行也凡言終者對初而言終吉則是其初未有吉處○履虎尾危也始於危終於不危始也惟恐其不得進終也終遂其進矣是為愬愬終吉易中常教人存畏心故曰危者使平易之道也此便是聖賢之心法見於易者○眇能視跛

能履者說而應乎乾者之反也愬愬則亦進於說而應乎乾者矣○愬愬終吉純以象言可以證九二之終吉也

九五夬履貞厲

剛中正則有能為之資履帝位則挾可為之勢下以兌說應之則又得以遂其欲為之志如此者幸而不幸者也故雖正亦危夫才常傷於所恃而危多出於所安

位正當也

正以德言本義之剛中正也當以位言本義之履帝位也不及兌說意猶蒙六四之獨遠實不及又無正應一意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此二句不是兩項其旋字在視履内元吉字在考祥内二句俱要有兩邊意只據履之終言也言於履之終而自是以考其祥若所履者周旋則為祥當得元

吉矣考者稽卜後來事也祥字兼休咎意為長祥不是禍福乃禍福之朕兆也人事無一件無祥或善或惡俱有之但非心靜而明者不能自鑑也○旋字最重是團圓滿足無一毫罅隙玷缺之意不令考其吉凶而必考其祥者人事多方有久有近其遠者吉凶或見於數百日之後或見於數十年之後安得目前便可考驗耶然所履已終其祥兆則當有可考者矣如子貢因魯邾二君執玉高卑其容俯仰而知二君

之將亡亦非目前旦夕事也○視履之終不是終身之履只是一事之履終祥然休咎之意其旋元吉亦然未得元吉者之意○其旋元吉所該凡有幾等有十分善者得十分吉五分善者僅得五分吉五分不吉其一二分善者便有七八分不吉僅得一二分吉而已○其旋元吉實是效若做盡善說似於上句祥字及本義得字俱說不得通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元所以為大吉所以為慶雲峰此說還是蓋元吉二字是占辭通斉今以大有慶申釋之正如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六五之吉有慶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例○元字與大字重且元吉亦不是實說故曰若得以元吉更看旋字故曰元與大字重此義最緊○在上二字不虛見是履之終而得元吉也

易經蒙引卷二中